



從連隊士官 到電腦尖兵

連耀南 40.02.15

陸軍 上士

現職：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

學歷：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工程博士

面對惡劣的成長環境與人生種種艱困挑戰，一般人的反應不外兩種：一種是自暴自棄，隨波逐流，甚至自甘墮落，成為危害社會的不良分子；另一種則是面對困境，發奮圖強，其日後成就，甚至較許多家境良好的子弟優異許多。

小時候家住豐原市區的連耀南，父親在他十一歲左右的時候就已過世，原本不甚寬裕的家境，這時更是雪上加霜。連耀南初中念的是台中一中，就在初中快要畢業的時候，正好陸軍第一士校擴大招生，並在全國廣為宣傳。由於家境不好，為減輕家中負擔，連耀南遂於民國五十五年初夏選擇投身軍旅，報考陸軍第一士校常備士官班第三期。

加入新制士官的行列

與前兩期小規模招生不同，在蔣經國先生改造國軍士官制度的呼籲下，第三期的常備士官班共招募了十幾個班隊；而士校在往後連續幾年的招生中，都有很多人去報考，算是辦得轟轟烈烈的。

士校的生活當然不輕鬆，但連耀南認為軍校本來就有一定嚴格的程度，當了軍人本來就要刻苦耐勞，所以班上同學也沒有什麼抱怨；而隊上的隊職官，也會考慮到同學們當時年齡所能承受的體能負荷，幹部給同學們的訓練也都會在大家能夠承受的範圍之內。況且士官學校是文武合一的教育，課程中包含有完整的高中教育學程，如物理、數學、化學等，上課時間佔了多數。

也就是說，在士校的兩年八個月期間，可區分為兩個階段。前一階段是高中教育，每週除正常上課外，還安排有一天的軍事教育，當然，平常的生活作息也是軍事化管理，這是一種養成教育。最後半年則是軍事專業教育，所有時間都拿來進行軍事訓練，如單兵教練、伍教練、班教練、排教練等一連貫課程；攻擊、防禦與各式武器使用；體能戰技訓練亦不可少。



▲手持卡賓槍，於桃園地區參加演訓的連耀南。



▲就讀士校期間於教室自習的連耀南。

苦幹實幹的野戰部隊生活

士校畢業後，連耀南於民國五十八年被分發到陸軍十七師第四十九旅，十七師也就是後來的一一七師（海鵬師），在當時屬前瞻步兵師。因為部隊會輪調，在六年的軍旅生活中，連耀南到過許多地方：下部隊報到時是在台北，當時十七師是衛戍師；之後部隊移防到桃園，然後再移防到金門；從金門返台後又是駐防桃園。野戰部隊的日子自然過得艱苦，行軍、打野外、在泥巴堆裡面打滾、睡林地、睡墳墓，都是家常便飯。

當時國軍各連隊中還有許多老士官，像連耀南這類培訓的年輕士官，

就是要逐步替補連上陸續退伍的老士官。連耀南下部隊的時候是連上的下士副班長，後來升上班長；由於部隊的編制變了好幾次，連上原有幾個排副與士官長的職缺後來都被取消，一個連裡面只有一個行政士官長，因此連耀南在六年後退伍時階級職務仍為上士班長。

連耀南表示，士校畢業生接受了完整的軍事教育與高中教育，又經過長時間職業軍人的歷練，理應成為基層連隊穩定的中堅幹部，但由於當年的軍制不盡合理，士官不但待遇微薄社會地位不高，而且軍中階級壁壘森嚴，身為士官即使歷練多年仍須絕對服從於菜鳥預官的外行領導，在極度失望下，無論賢愚多於服務年限屆滿時紛紛退伍，罕見將士官當成終身職業者，使得新創



▲在金門據點內持槍警戒的連耀南上士。

立的士官制度難以為繼，至為可惜。

連耀南認為，每一段經驗，每一段過程，對自己的人生都會有很大的影響；跟別人比起來，這一段軍中生活的影響特別不一樣，有好有壞。在負面影響部分，以求學經歷及從事學術研究方面來講，別人是從高中、大學、研究所一路學習，課業基礎當然很好，而自己在軍中服役的這段期間，就失掉很多培養智慧的機會；當別同學學業日漸進步，自己則是處於停滯狀態，日後就需要比別人更多的努力來彌補。

當然，這段服役經歷的正面影響也不少，比如說：體能較好、比較能吃苦、抗壓力比較強、做事情比較負責；加上團體生活中，總會學到一些做人處世的道理，擔任士官幹部也有助於強化領導統馭與管理能力。

從徬徨迷惘到立志向學

退伍之後，剛離開軍中封閉環境的連耀南，對社會生活一開始有些不適應；不時也會想到，自己在退伍之後，未來還有什麼路可走？自己所受的步兵訓練、野戰部隊經歷，出社會也派不上什麼用場，未來說不定就只能當個工人。連耀南不甘心自己的一輩子就只能這樣過，遂決定重拾高中課本參加大學聯考。

由於到聯考之前只剩半年的時間可以準備，連耀南好好地盤算了自己的應考策略，根據自己的情況，先確定什麼科目



▲連耀南服役期間於阿姆坪駐地的留影。

行，什麼科目不行，什麼科目應優先加強，什麼科目又該割捨，再去制定讀書計畫。比如說，半年間想把英文學好，可能性不高，那就不要花太多時間去準備；而三民主義這科，在軍中這些年每週都要上莒光日，難道還會考不過人家？至於數理科目，以往在士校念過的還是有打下基礎，有些內容是忘不了的，如物理上的基礎定律（如能量不減定律、牛頓定律），或許公式記得不是很清楚，但基本原理是不會忘的。

明確的應考準備策略，半年的全心準備衝刺，加上退伍軍人加分的助力，讓連耀南順利考上了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，邁出「成功」的第一步。



▲在成功大學就讀期間，連耀南（左）拿到救國團頒發的獎學金。

雖苦不苦的求學路

初入成大電機的連耀南又有一番辛苦，畢竟其英數理化的基礎功力，一時間還是不如系上畢業於各知名高中的同學。不過在校念書比起軍中的戰備訓練，像是天堂與地獄之別，咬緊牙根苦讀四年，雖苦不苦，連耀南終能以優異成績順利自成大畢業。

在成大電機的四年期間，由於體認到電腦會有非常良好的發展前景，對未來社會是一

門相當有用的學問，而讓連耀南對電腦的世界開始著迷，並決定以電腦為未來專攻的研究對象。

況且學習電腦對連耀南相對有利的是：以前因長期服役，許多科目的學術基礎不比其他同學紮實，如果選擇跟其他同學走相同的、熱門的研究路線，要追上其他同學的程度將會很辛苦；但如果是念電腦的話，由於當時在大學以前幾乎沒有人學過電腦，等於是大家在相同的起跑點上一起出發。連耀南遂覺得自己如果走這一行，肯定不會吃虧。

不過在民國六十年代中期，當時國內的資訊技術尚在萌芽階段，除交通大學外，其他大學並無資訊科系，師資設備均遠遠落後於國外名校；當時成大用的電腦，還靠打孔的卡片輸入資料，非常地老。因此，想學電腦只有到國外去學，這讓連耀南下定決心出國留學。

然而想出國留學，首先需得克服兩件困難的事情，一方面是經濟，一方面是語言。以後者來說，在成大電機就讀時，雖然也會接觸到與課業相關的英文，但因各專業科目的學習壓力很大，很難特別撥出時間，有系統地學習英文，打好基礎。

所以成大畢業之後，連耀南花了一年的時間到工業技術學院（即今日的臺灣科技大學）當助教，並用那一年的時間準備托福、GRE等出國留學必須的語文考試，而之前大學寒暑假時，還特地跑去報名參加救國團相關的英語課程。

由於連耀南在成大就讀時成績優異，語文測驗也順利通過，因而得以

▶連耀南教授於紐約自由女神像前留影。



申請到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的入學許可。又很幸運地，連耀南當時碰到一位非常照顧他的指導教授，在教授的協助下申請到學校的獎學金；加上家中的一點經濟協助，總算籌到足夠費用，可供其在美就學與生活所需。

雖然就學初期的語文適應頗有困難，但國際名校自有其風範能讓國際學生循序漸進融入其間，一旦適應之後在課業上就能有較快的進展。連耀南只用了一年四個月的時間就拿到碩士學位；但他沒讓自己有時間喘口氣，就一鼓作氣繼續攻讀博士，再花四年半的時間拿到博士學位。從一個初入學術殿堂，什麼都不知道的年輕人，到六年後取得博士學位，中間的過程其實是相當辛苦的。

在學術的領域發光發熱

普渡大學畢業後，連耀南到俄亥俄州立大學資訊系教了四年書，一方面擔任助理教授，一方面進行學術研究。之後轉到舉世聞名的貝爾實驗室擔任研究員，進行通訊方面的研究。貝爾實驗室為發明電話的貝爾先生所創立，百年來對人類科技文明有許多貢獻，電晶體即是一例；連耀南認為自己在此學術聖殿任職的四年期間，獲益匪淺。

回台之後，連耀南在工研院電通所任職一年半，自八十四年開始轉任政大擔任資訊系副教授、教授、系主任，並曾擔任過三年的理學院院長，至今仍在政大任教。其研究專長為，行動計算、資料庫系統、通訊系統、電信政策、分散式計算、軟體工程等，相關專業論文發表無數。

對於自我未來的期許，連耀南認為就是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好，寫出論文到全世界去發表，看能不能對各界有所幫助。以連教授現正進行的一個研究為例，在有強烈地震發生時，所有通信系統可能全部斷訊，行動電話打不通時，該怎麼辦？專精於電腦與通信的連耀南依其專業，認為可以提出一個應急的架構，比如都會區上班族許多人都擁有筆記型電腦，筆記型電腦能夠無線上網，那彼此之間是不是可以構成一個小範圍的無線網路，用網路電話去打，就形成一個無線電話網，彼此之間可以通信。如此在狀況發生時，這套架構就可以充作緊急通信系統之用。

連耀南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知識來做這樣的研究，提出這樣的計畫，把這個技術的理論架構發展成熟，將這個研究計畫寫成論文，給全世界的人看；有興趣的業者就可根據這篇論文，拿去發展成一個實用



▲攻讀博士時期，論文研究過程所撰寫的電腦程式。



▲與貝爾實驗室同事搭乘小飛機同遊紐約的連耀南（右）。



▲連耀南（右）於美國求學時期與同學於普渡大學電機系實驗室前合影。



▲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的連耀南（居中）與學生合影。

的系統；這就是自己對社會與國家所能做出的貢獻。

回顧這段從無到有的成功歷程，可以看出連耀南在面對挑戰時，能揚長補短、審慎擬定自己的因應策略，能看得清楚未來的機會何在，知道自己要什麼、該走哪條路才會成功，並能貫徹執行。



▲ 連耀南教授與行動計算實驗室研究生合影。



▲ 連耀南教授回到貝爾實驗室進行研究交流。



▲ 連耀南博士於學術會議發表論文。

為榮民抱不平

提到民間社會及部分輿論對榮民的攻擊，或是對榮民優待措施的計較，連耀南覺得實在很感慨。回想起服役當時，下士的待遇一個月大約只有一百二十元，除了部隊供吃住外，其實也存不了什麼錢；而一個有眷的士官兵，雖然可以請領房租津貼，但房租津貼一個月也只有四百塊錢，只夠在外面租一間很小很小的房子，試想，剩下的一百二十塊錢的薪水要如何養家活口？

因此，不管外界怎麼說，連耀南還是希望政府能對榮民多一點照顧。由於當年國家財政困難，軍人的薪水微薄，榮民等於是把人生最精華的時光廉價地賣給了國家；這些榮民或是犧牲了家庭生活、影響了個人的前途與「錢途」，或因艱苦的軍旅生活換得一身傷病，甚至為國家犧牲了性命。因此，照顧榮民後半輩子的生活，是國家應當負起的責任；而社會各界也該用更寬容、感恩的心，來看待這些為國家付出青春歲月的榮民弟兄。【張立德／採訪整理】



▲ 連耀南教授於紐約拍攝的全家福照片，背景為當時依然存在的紐約世貿雙塔。



▲ 連耀南教授主持學術會議。